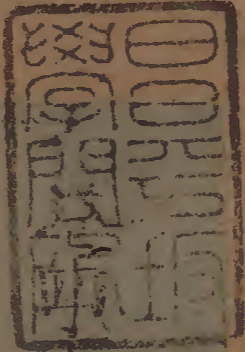


記 豊 泰 淵 海



十九至五十

性行部一
性行部二

漢書門			
二	九	七	五
一	三	五	五
四	一	大	架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二	漢
六	九	書
函	七	門
一	五	類
四	一	
架	大	
架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975
冊數	41 (20)
函號	366 6

二十

類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十六年三月... 有... 天... 行... 不... 加... 大... 不... 能... 生...



記纂淵海卷之四十九

性行部

有定



淺草本庫

經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語

南宮韜世清不廢世濁不洿家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孟並舉世而譽之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莊道遙大澤焚而不能熱河

漢沔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莊齊死生驚

懼不入乎胷中是故選音悟物而不懼莊至揮斥八極神氣

不變莊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

已

卷之四十九

三

色甚憊而弦歌於室莊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列

權利不能傾群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荀鍾山之玉炊

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淮高久幽而不改其操雖

隋和何以加諸明謝安處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

喜色文仲

史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左禍至不懼福至不

喜史宋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史記鄒項王

使武涉往說齊王信信謝曰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

雖死不易幸為謝項王漢高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漢

本蘇茂周建復聚兵挑戰王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

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漢光刺客刺來歙

未死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作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今

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 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

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慚心邪歙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傷賊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恨奉

職不稱以為朝廷羞抽刃而絕漢光比人富貴當使可賤

馬傳不屑毀譽東漢實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

上書諫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上唯

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

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漢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東漢李固死

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

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

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

公等受主厚祿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嘆流
涕而已漢質梁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宜從妻子可得全喬
不肯明日冀遣騎至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死獄
中同太尉楊秉薨重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
色財也漢紀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
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有罪祭之何
益同宦者張讓以事中王允遂傳下獄會赦還為刺史旬
日間復以它罪被捕揚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
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獄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
氣節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
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

檻車既至廷尉得減死論漢靈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
不曲筆以求存東漢滅洪傳袁閔投迹深林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汝郡縣百姓驚散閑誦經不移東漢怒不變容喜不
失節故最為難漢獻蹈海之節千金莫移其情東漢逸宜
僚臨白刃而色正東漢孔融被誅二子方奕棋被收而
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
乎同雖遇復虎神氣帖然三國名先主入益州劉璋張飛
諸葛亮分定郡縣破璋將嚴顏生獲顏曰大軍至何不降
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斫頭顏色不
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蜀志陸遜遣親人
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
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闕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

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魏明智者不為

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魏元賈充見夏侯統令妓統其

缸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晉書諸葛瞻以

氣勵稱常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讀書自若晉書孔坦將

卒庾米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

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耶米深謝之晉紀桓温來朝或云

欲誅王謝謝安神色不變晉紀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

不見其有流放之感晉書謝安嘗與孫綽泛海風起浪湧

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晉書陶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右長史

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盖侍中貂蟬大尉章荆淮雍梁

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檄戰軍資器仗牛馬舟舡皆有

定簿尉印倉庫保自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晉成

紀

魏冉閔使常煒使燕燕主雋使封裕詰之積柴其旁使裕

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取灰滅煒正色曰吾聞

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魄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

僕得上訴于帝足矣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

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沉東海不敢避也晉書

秘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温見之怒

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

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

性方嚴有軌度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

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晉海西張

融為封溪令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

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

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宋書

陰公主淫恣悅褚彥回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

志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

敢首為亂階宋書魏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倨見百官於

都坐王公已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宋書柳元景

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魚騎司馬叔仁戎

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

景下車受戮宋太上景文賜死救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

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乃與客更行爭劫局竟歛手納

盜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救示客宋明王惠嘗臨曲

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足不異常日不以露濡而

改南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

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

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意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

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滅族

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實不問臣不敢

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

對君以寬其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北史魏徵每犯

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移議者以為貴育不能過唐

傳魏徵盧承慶典選考内外官有一官督連遭風失米考

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

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色又無愧詞又

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唐高宗紀徐公當雷震之震而能全仁

怨雖千載未見其比

唐書徐有功傳有功武后時為廷尉后多殺人

劉禕之竊謂

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救案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救太后大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中表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

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

唐武后

張楚金魏

元忠並免死流嶺南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謹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人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上同李朝隱前後執破斜封官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唐曆中楊國忠專國權勢可炙或勸張巡一

見且顯用吞曰是方為國惟祥朝官不可為也

唐書張巡傳

狐楚為太原掌書記鄧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授後軍中喧譁將夜忽數十騎持刃進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遣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重唐書李希烈留顏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召顏真卿示之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死者顏果解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死耳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唐德宗紀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且遣清吏告偓偓曰乃欲以此相汗唐昭宗紀

傳記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

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覆溺
何足為恠即令登舟舟移而風自息三十國春秋居磨涅之中

無縑磷之損世說中注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兄曰以琴來

不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絕於

今日矣文王傳夏侯玄嘗倚柱作書霹靂其柱神色不變作

書如故世說

傳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

節陸士衡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連珠迅

風凌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絞節不凋寒木之心並同舉

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一人而已韓退之伯夷頌金可鎔

不可使為汚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元少勢去未浪悲

時來何足喜白侍郎波濤喧衆口藜藿靜吾廬劉長卿飛語霜

動明誠山立李義山文常經磨涅不改堅白杜牧俾吾為秋毫

之抄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

見其多粹唐文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

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磨滅同劔淬愈利玉燒不燃孫可靈

豸廉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

挫峭華可拔笏不可折柱天不仄堦日不蝕同上

本朝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

在齋閣時王壺清話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寤至死

而妻子不見其悲忻歐公祭尹師魯文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

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育同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

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老泉文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

能駐足者其王存乎王存墓志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

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東坡墨君堂記毀譽幾至於萬端夷

險常持於一意臨川集確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蘇子由集金石

不隨波黃魯直詩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陳從易作王文

相繆罷處事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陳希夷詩見青瑣

無定力

子性猶流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

史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史記子夏

列王莽誅甄豐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

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西漢本傳或謂讜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漢章帝問侍中

廷朕何如主也曰陛下為漢中帝主曰何以言之曰尚書

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

與為善可與為非漢相鬻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

怒晉書帝嘗問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問

中人狀對曰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

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陳宣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

自否變於帷房之所唐太宗

傳記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

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

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

母懼投杼踰牆而走戰國策

集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蘇東坡詩

已集詩母 卷之四十九

堅忍不拔

經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上同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禮記

禮君子固窮語

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荀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懼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不以物挫志之謂全並

史司馬嶮節以死 晉文公曰困獸猶鬪 楚伐宋華元

夜入楚師曰敝邑易于而食折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請收合餘墟背城借地晉文亡十九年守志彌篤並伍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湏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記子胥傳豫讓事智伯智伯滅讓挾匕首刺襄子襄子釋之頃之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曰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馬驚襄子乃數讓讓曰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則死不恨襄子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馭本簡相如奉趙璧於秦秦王喜傳示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曰臣觀大王無

意償趙王城故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
 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相如懷其璧
 從徑道歸璧于趙上同屈原曰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
 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
 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上同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
 妻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史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聲不絕儒林所以隱忍苟
 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也西漢司馬遷傳匡以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
 益壯東漢梁謝舉本傳九子依向素貴掌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
 班史質錢荅曰寧餓死山豆可以以充食乎南史張巡許遠可
 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鏖其

喉牙使不得搏食盡製首尾脛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力
 盡乃死唐書

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辭寧溘死而流亡

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上同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韓文但存舌在口當與身遂心賈浪無

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鬪之心李文手張空拳力殫氣
 雄綱

本朝金百死而不化水萬折而東流陳瑩

望風而靡

史吳伐魯微虎欲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從風而靡西漢韓信養由睇而後號西

班固范滂按部守吏自知耻汗望風解印綬去後漢符堅

敗于淝水餘衆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晉書謝

應弦而倒北史李望風輒奔新唐書房河北二十四郡無

一忠臣耶唐書顏

集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拔靡選

傳記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典

本朝馬尾所嚮無不望風奔潰司馬溫公猛虎處於深山

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蘇

自負

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

天旗旒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陸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

舉旗執戟唯由能之諺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

願之乎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捨我其誰也 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

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

去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

年尚少因立為師鬻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文

史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左毛遂曰使遂早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特其未見而已史記平原蔡澤從唐

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史記趙王思復得廉頗

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使使召廉頗廉頗見使者一飯斗

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紀秦先從魏始韓信家貧

葬母行塋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堵西漢本傳韓信曰臣多多

益善前漢本傳里中社陳平為宰分肉甚均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此肉矣漢高紀蒯通自序其說號曰雋永西漢本傳高字

也以其所論甚善韓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終軍自

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終軍步入關關吏與纒

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

還棄纒而去並同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

拾地芥西漢夏侯勝傳郭丹曰丹不乘使有車終不出關去家十

有一年果乘高車出關東漢本傳梁竦自負其才曰大丈夫居

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同虞詡笑曰

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一吾立功之秋也漢書

衡唯善孔蠋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

碌碌不足數東漢本傳曹操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漢獻紀韓遂請與操相見時

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

也非有口且兩口但多智耳同劉備曰孔北海知世間有

劉備耶吳志廖化欲與宗預詰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

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蜀志

傳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十步曰吾欲使

容長戟幡旗數萬晉書本傳山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

寒稅後當作三公孫綽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謝琨曰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庾

也亮祖逖渡江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

如大江並同石勒曰若遇光武當並軀中原未知鹿死誰

手晉書周顛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本謝

安妻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以此也安

掩鼻曰恐不免耳晉書謝安甚敬王獻之因問曰吾書何

如家君曰固不同安曰外論不尔曰人那得知同涼張邕

驕矜淫縱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劉肅謂天錫曰正當速

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年時未二

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

晉海西燕主垂議伐西燕垂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

之終不復留以賊以累子孫晉武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

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晉書胡藩曰劉毅一談

一詠自許以為雄豪紀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

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宋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

安蓋自况也王儉裴子野曰為文人皆得於手我獨得於

心南史宵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北史崔王侃不

交遊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其

才爾北史周武謂楊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應聲答曰

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隋王巖曰老巖當

道卧糞子安得過同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

日之長唐書王李靖常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

何至作章句儒唐書李晟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

情同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

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唐書韓

愈自視遷雄至固以下不論也唐書自比孟軻以荀况揚

雄為未醇唐書韓愈傳李懷遠宗人欲籍以高蔭懷遠曰因人

之勢高士耻之假蔭而官豈吾心耶擢四科第鄭人表

常自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人表並唐書本傳

傳記婁敬過洛陽曰臣之策能不血刃坐羈匈奴頭着陸

下前故三輔李元禮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

世說張賓自謂昆弟曰吾言智策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

遇高祖耳崔鴻後趙錄僧支道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耳

目玩乎世說後魏楊大眼曰若使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以

使君亡鬼夜膽談數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蔣子方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什僂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不

復過此白氏六帖楚丘先生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

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斤距追車赴馬逐

麋鹿將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標計謀殺精神决嫌疑出正

辭尚諸侯耳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

文過耳韓詩外傳劉長卿每題詩不言姓但曰長卿雲溪友議皮日

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沙門貫休風騷之外精於筆札

咸中令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授安可草草而言

此夢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絃終身不鼓以為時無足

為鼓琴者劉向說苑

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楊雄解難鳳凰集南嶽羞與燕雀群劉

幹雖逍遙於廣廈實擊厲於中原選傳玄鷹賦生必擢華名於

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策張景陽七命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

關徐敬業琅邪城作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隣

璧寧假輝於陽燧終徇已以致能靡因人以成事雖不

能縱逸韻於霜皋喉野致九天之響頗亦蓄奇芬於露薄

垂薰有十步之芳駱賓王安能與尺鷃决起但槍榆孟浩然

生若不能帥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

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元次杜陵有布

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

首芽契關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觀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

內熱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

藏並杜心藏風雲世莫知騷騷本天馬素非伏櫪駒

韓信羞將絳灌比彌衡耻逐屠沽兒青雲當自致何以

求知音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曰他人之文猶山無煙霞

春無草樹白之文光明洞徹句句動人並李自矜當無對

文行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行

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死萬萬無恨韓愈答孟簡書承先人

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韓文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

子列文與呂山人書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

羣雌孤雄意橫出誰為傾國媒自許連城價懷奇負

氣不隨人後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鏗寒天不欲使茲

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

我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遠必有在矣並韓鋪張對

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

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韓文

潮州謝配圭璋而為貴豈泥滓而為壽柳文波沙金之為

寶耻居下流上同低回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崔

社鞭齊下元常轡共驅若不佩金印即合翳玉芝白樂天

已卷之四十九

振臂猶堪呼一擲爭知常下不成虛劉賓客雲霄坐應致劉賓客

老虎終開眼兒蟲會叩頭但令吾舌在何畏不封侯張家

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於一夫之目砥名礪節易

地改轍莫棄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决唐文粹將携健筆于

明主杜牧

本集 萬里秋風天外意 誰言一身寤自待九鼎重歐文

朽猶能出菌芝謝海底鯤魚會鵬蘇子吾文如萬斛泉源

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東坡

自期遠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語

史 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漢司馬遷書舒吾陵雲羽奮與千

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 脩翼無卑栖遠趾不步

局東漢鄒

集 逸翻思拂霄駿足羨遠遊郭景純指蓬壺而播翰望昆

閔而揚音鮑照非刻金石列圖象揚弘懿崇耿光則顯然

衆情孰克慰陳昂集鸞陸鴻漸期紫氛兮同逸翻方翥脩

途茲始異頡頏乎九霄將翱翔乎萬里李文老驥思千里

饑鷹特一呼杜願言成羽翼奮翅凌丹梯元微竊攀屈宋

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杜九霄排直上萬里整前期微

集 那得作牛後更擬助鴻飛 迅阪看鵬舉高音待鶴鳴

所期人拭目焉肯自佯盲 鵬翼張風期萬里並同駿足

思長阪陸韓即詩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唐宣東

誰謂青雲高鵬飛終背負劉賓客集吾將奮翮於太空兮奚獨

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苑兮奚獨守此蒿蕙吾將蕩其

魄兮驟風朝與車軌謂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權

皮日休集

本朝劉瑀曰騏驥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續

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歐公集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

名久遠者蔡君謨詩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邵堯夫詩

集

自信

經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丘之禱久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並

子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並宋桓魋欲害孔子

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哉孟

史鄭子產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晉叔向曰初大夫

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並三得相而不喜

知其才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史孫叔

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

參漢惠紀朱邑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為桐鄉畜夫其民吏愛

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民果共為邑起家立祠祭至今不絕西漢本傳王賀為

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克嘆曰吾

聞活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漢武紀鄧

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

者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况訓為謁者使脩

石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漢和紀陸元方為

宰相母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曰吾於人多陰

德子孫其未衰乎通鑑

記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究我後世必有封者說苑貴德篇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文選注乘石王所登車石也白保曾參不

殺人之元徽文書自傳道奚待史筆垂韓文昔楊子雲著太玄

人皆笑之予雲言曰世不我信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

必好之矣韓文與馮宿論文書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質鬼神而不疑耳人以為拙臣行不疑

並韓文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

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

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

絲是而言夫豈有外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韓文伯夷

頌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為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何

爽並白事直皇天在並天苟吾道之無爽又何陋於斯土顧

言行之有常雖蠻貊亦可處皇甫但教方寸無諸毒狼虎

叢中也立身馮道詩

本朝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唐詩人之情諱有而不諱

無離婁之明人謂之誓不愠矣柳下惠之清人謂之污不

怍矣速水故晉國王公掌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為三公者已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於祥符景德之間

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

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

知天之果可必也並東坡三槐堂記

不能自信

史王莽誅劉棻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不能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西漢本傳

傳記魯人有與曾子同名旌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頃焉人又曰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戰國策

自暴

經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今汝畫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並

子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能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以為

無益而捨之者不耘苗者也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弗由 哀哉 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所不為也 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也

集如彼梓材弗動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張茂先勵志詩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感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本朝班固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東漢集

不苟合

經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語

子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孟周衰戰國縱橫取士先權謀孟子以儒道遊於諸侯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

史陳敬仲為齊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左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山豈有意阿世俗苟合哉軻傳孟叔孫通徵魯諸生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恐為公所為公往矣無汚我軼木行不苟合義不取容朱
 健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史賈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
 與眾鼓獲人亡乃高反古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西漢揚
 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和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
 養詔本傳周瑒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
 焉東漢陳彌衡始達潁川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刺字漫滅東漢裴頌薦常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
 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棄典
 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
 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褻裳而就之哉晉傳

王述嘗見王遵每發言一坐莫不替美述正色曰人非堯
 舜何得每事盡善晉書王叔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謙
 要王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與毅風馬不
 接無緣陪從沈約
 傳鍾子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期者

呂氏春秋

集鸞鳳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楚連城之珎俟
 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王績莫將流水引
 空向俗人彈駱賓儼有直道侃無媚辭張說嗟彼苦節士
 素於圓鑿方杜工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遊猿
 狖之與居固自以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
 不悔焉韓所詣少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

文

卷之四

七

去之不若也

陸魯望

寧方為皂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

為顯榮

性不為合居常寡徒

並唐文粹

我受狷介性立為頑

鈍身平生雖寡合今即無緇磷

白侍郎

本朝當戰國時儀秦以口舌取富貴孟子與公孫丑之徒

方且歷論養浩之說宜當時以為迂闊

鳴道集

基逢敵手纔

堪着琴少知音不願彈

邵光夫

苟容

附 迎合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鄉原德之賊也

語注云原人趨向容媚而合之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偷合苟容苟生

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孟子

史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安交祿

史記叔孫通為綿叢野外西漢本傳師古曰叢與叢同應劭曰立竹及茅叢營

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韓增代張安世領尚書事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

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詐以阿人主取容

為智

指苟合如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

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鼠雀偷生苟此一活耳

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啓

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頭奏之

後楊再思在位

累載屈節希旨無所規而慎畏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
 名高位重何為屈節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
 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唐書蘇味道為相未嘗有所建明
 脂常自營而已唐書明皇將廢太子帝詔宰相謀之林甫對
 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以安祿山兼范
 陽節度使尚書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
 稱其美並唐書張良娣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
 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唐肅宗側媚取容唐書
 方王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唐穆宗
 傳司馬懿曹
 傳魏李豐依違二公之間司馬懿曹
 集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扶危則不能安能婉
 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者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

耻愚夫之所賤也辭或推逐而難容同決耳目之欲
 以苟容為度選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張華惜位
 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白傳公卿大夫偷合
 苟容持祿養安皇甫希仕尺寸徇祿斗升糖文
 雷同

史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米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君出言自以為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
 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
 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並周雷

同相從隨聲是非離歌希指雷同馬言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漢成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黷雷同容容無違而已漢靈紀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

傳記君無諛諂之臣父無諛諂之子兄無諛諂之弟夫無諛諂之婦士無諛諂之友其已可待說苑

集萬口和附并為一談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並翰文

乘虛接響

空奮動以浮言書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語

子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劉四面時言軒一足夔本非

其實王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

橫受惡名山以觀之傳聞喪真翻傳名實虛信傳說即以

定真聞野丈人藥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漿禹

糧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劉

史聞諸道路左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西誅名而不察實為

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漢武紀城中好高髻四方

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

帛東漢馬

傳記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於魯參殺人不疑盜嫂霍義

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史師曠軒

轅並世公明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惟一足烏白馬角救

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故道聽塗說之違

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說鬼獲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

劍飛屋必曰晉典明文逆彼虛辭成茲實錄並上古語曰事

歷終古以魚為魯白帖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同江南閭里

間士大夫道聽塗說強事飾詞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為

博陸上荆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要云海那言食則糊口道

錢則孔方問移則楚立論婚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

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

安時復失所類氏家訓

集隨風靡而成行辨文街談巷議張平子西京賦聽者不察和而唱

之同聲一辭辨文臆吹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

破韓文平西碑吹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兩

始發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劉賓客

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

于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歐

端介

經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並易無有滯朋

無有比德正色率下並書君子不以色親人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非時不見非義不合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

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滯其飲食

不滯並記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並語

子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端人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不以

三公易其介孟並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孔叢

葛稚川不以片言半字煩人抱朴子

史齊即墨大夫不事左右以求譽毀言日至史記齊世家未嘗

卑節下意以求仕也西漢通傳行不苟合義不取容前漢朱建傳

申屠嘉曰使君所言公事君且秦之則私吾不受私語西漢

爰孟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漢文紀尹翁歸之語不

及私西漢本傳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漢武紀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西漢陽傳不可阿尊事貴嚮守

經據古不阿當世貢禹傳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上孤立

羣貴之間馬接傳交趾守張恢坐職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

農詔賜群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曰此職穢

之寶誠不敢拜東漢本傳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

於耳東漢杜篤傳井丹高潔未嘗脩刺謁人東漢梁鴻尚節介勢

家慕其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揚震舉茂才王密

密遺震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

無知徐穉非其力不食並同陳泰為并州京邑貴人

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三國魏志羊祐

不附中朝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王戎當國羊公無德晉武紀

方正亮直介然不群晉書王基傳崔遊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

財利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並晉書顏延之子竣

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

羸牛笨車逢峻鹵簿即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

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宋世祖劉行本為左庶子隋太子得良

馬欲令行本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者欲令輔

導以正道非為佐弄臣也隋書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

溢廉夫不飲新唐書武帝豫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吐

之逃去唐中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遠詔

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唐書李又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

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同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唐書

傳松栢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依同耿介之士羞於自

援唐平原君欲封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吁貴於

天下上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

者定商賈之人也戰國鍾離意曰志士忍渴於盜泉之水

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東漢水名盜泉仲尼不

漱論語撰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錢留席下而

去每行飲水常後一錢井中風俗

集魯食不媮而為飽弓衣不苟而為溫繼耻于媚而求親藝

待零露餐寒箕子許由有高節湘水屈原有清源黃

河一直青松萬仞並陳松栢青青不受令於霜雪張說

云秀木勢恒孤張說獨立天地間多君秉古節嶽立冠

人曹同李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

埃沒謝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同馬蹄無入朱門跡韓

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

不一日留也同古琴無俗韻寒松無妖花李太勁葉森利

劍孤莖挺端標介潔靜專不交勢利並同高郢規矩自

上並同高郢規矩自

立不干權貴神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同潔性不可

汚物常應巖然如斷山絕巘不可以邪徑造焉穆貞作鄭獨

鶴不羣孤松無柯劉長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榮唐文直

方不偶 孤高比雲月並同宋廣平貞姿勁質剛態毅狀

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梅花賦

本朝寇萊公為相丁謂出其門為參政會食都堂羨染公

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遺

觀弼之心鍊金鐵鍊石介王德頌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為終身之恨筆王質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當國

者意王質人掌與孫之翰一端硯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孫

曰一日呵一擔水方直三錢竟不受譁面目嚴冷東坡陳

森森直餘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鶴川陳履常居都下

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東坡

薦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東坡

賦壁 堅姿映松栢直節凌榛荆蘇子

不中介紹

子孟孺子軒無介而見孔業子

史谷永曰薛宣無游說之助西喬幹直聳磨天自致魏節

唐太宗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朕自舉之無

先容也唐

集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李太白出身入仕並不因人

貌符心冥如舊君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

間無因呂和叔

傳巖

本朝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臨川集不階尺木
遂致青雲同上

寡合

經獨行踽踽詩武公寡特詩

十踽踽凉凉孟

史寡耦少徒西漢東方朔傳落落難合東漢耿弇傳至音不合衆聽故

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東漢陳元傳孤音寡和

有轡安歸東漢荀爽傳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孝武謂

故欲異已謝莊掌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非

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南史夷行介特雅不與合唐陳爽蕭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唐太宗

集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髀不得
搖性復多虱爬搔無已而常暴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
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
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
人道以此為重已為不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
然自責然不可化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
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
干變萬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
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縱逸來久情意傲散閑
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
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在顧頻纓

湯火雖飾以金饒享以嘉穀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與山濤絕交書

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張說

議駱賓秀木勢怕孤張說一生傲岸苦不諧李太不合者

雖造盧未嘗與之坐韓文若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膏麋鹿

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

甘心自絕而不悔焉韓文若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白侍孤

風絕侶逸翮獨翔柳文性不苟合居常寡徒唐文粹

本朝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歐公古聲

無惜淫貞味有澹泊臨川窈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

交難詩

朋比

經比之匪人易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協比讒言朋

家作仇脅權相滅並小人比而不周

子上偏曲則下比周比周則難知翰正

相引以勢相道以利史紀日有背公死黨之信西漢

阿黨所厚西漢杜叙傳谷永黨於王氏西漢本傳公卿以下畏石頭

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

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漢元紀長安令楊興與賈捐之相善捐

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楊興京

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

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

前言平侯恩可為將軍期思侯並可為曹皆如言又薦滿

宣立為刺史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

也捐之復短石頭興曰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且與

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頭奏又共為薦興奏

石頭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西漢捐之傳牢耶石耶五鹿客耶

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漢元紀共相標榜東漢黨同而伐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並同鄉人為之謹曰天下規矩

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

漸成充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漢桓紀

諸葛誕鄧颺等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

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合黨連羣互相褒

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

附者則為作瑕魏明紀賈謐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

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

徵京兆杜斌摯虞琅琊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

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與弟現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

友晉世祖王任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

事叔文依任任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

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則後宣于中書外黨則韓泰柳宗

文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

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蕭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唐順宗李

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援濟上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唐文宗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

各以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唐書李德裕邪

人必更為黨以相欺蔽同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垂四十年唐穆宗

集羣衆成朋上浸以惑辨朋曹比而黨譽上

本朝夏侯玄與何晏等皆有盛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

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

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東坡書樂

交結

經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于內史噉

維趣馬耦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詩注六人相連於朝相觀

以貨相賂以利特記如

史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時加羞

珍異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左傳灌夫

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數千百人本史

傳郭解入關中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惟解游

俠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西漢陳苞苴盈於門庭聘問

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漢武王氏方盛

賓客滿門五侯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長安人樓護盡得

其懽心漢西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漢桓紀崔

烈為司徒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漢靈杜預在鎮教餉遺洛

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晉書荀晞

為兗州刺史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親貴兗州去

洛五百里恐不鮮羨募得千里牛每遺信旦發暮還同蕭

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為刑部尚書唐李林甫柔佞多

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

對常稱旨上悅之唐元李林甫常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
動必知之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因僕妾汲引劉幽求
魏知古崔湜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並同
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
得有所訾短唐書李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為助力
本傳王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相幸異日用
之密結翰林學士常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
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
死友唐順王叔文依王任任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客轉
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常執
誼承而行之叔文及餘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
候見叔文仁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罈下一人得千錢乃

容之唐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等善結交依附權要上干執
政下僥有司為士求官及第無不如志唐文

趨附

經富人之屋烏所集也詩

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竢牘註

史成風聞成季之絲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左承顏觀色為

務史記淳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

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缺本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

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漢西追時好而取世資漢蓋時王氏方盛五

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

得其懽心西漢樓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

賀同追趨逐嗜西漢楊雄傳而追逐之也畢軌鄧颺李勝

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魏公紀慕容

超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內外無不憚之王儼諂事五樓時

人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晉書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居夕

陽早落皂蓋填閭實之里隋書李林甫欲除不附已

者求治獄吏蕭昊薦吉温於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

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羅奭希為吏深刻皆隨林甫

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唐

宗

集輿金輦壁輸貨權門陳琳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得其門

而入者惟挾炭之子二沈論見御覽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選劉孝標甲第金張管門庭車

騎多孟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有相齊權門多

導香元積名利苟可取終身旁權要詩杜虢國門前閭如市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

言而囁嚅並韓所遊皆青雲之士劉賓當隆赫柄用而蜂

附蟻合文

本朝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等候其門庭爭執鞭撻世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見輔國執子弟之禮同

強自攀附

經子曰非其鬼神而祭之諂也語

史何昌瑀為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閔求官曰君是誰後春

曰子騫後南史杜正倫為相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

不許糖豆盧革常說掌問郭崇誦因曰遭亂亡失譜牒掌

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泛祖也崇誦

由是以膏梁自處後唐

集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四子

論

不朝郭崇誦哭子儀之墓諱

有守

經確乎其不可拔改邑不改井並易風雨思君子也亂世

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詩齊大饑黔

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

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楊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已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儒

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

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不墮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

並記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子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諺昔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大

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堂高數

仞穰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孟並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為物傾側

荀卿子非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

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荀卿子影不為

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 管子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

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

倘然不受莊子天地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

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抗志胡毋思謂子思曰子思

好大世莫能容子思曰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

吾弗改矣孔叢子公義鐘山之玉炊以燼炭而色澤不變淮南子

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

得而用之揚子變萬化吾常守中文中

矣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器挈餅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左昭七年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以未嘗仕史公

傳戰國儒術既絀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史儒傳陳餘謂孔

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

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歲

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秦叔孫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

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西漢本傳周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王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漢景紀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西漢東方朔傳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西漢揚雄傳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西漢律志心如金石東漢王常傳郅憚為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門不開帝令從者見而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漢高本傳獲師事歐陽歛歛下獄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歛帝見之謂曰欲用子宜改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

於陛下東漢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喜事上官無失於和延曰忠臣不私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高峻東漢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牙東漢范升傳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東漢烈女孤竹長譏羞食周粟東漢逸干乘莫移其情同陳忠傳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勸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裁漢至近縣稱病而還漢震為太尉帝舅耿寶薦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固官有尚書勅拒不許東漢楊

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漢高紀范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宗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還怒檮書佐朱零零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答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漢桓帝紀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漢靈紀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毅勤於傳爨延謂爨曰南容少谷我常侍萬戶侯不足行也爨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爨豈求私賞哉本傳劉備舉袁渙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笑而應之曰渙它日一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

可乎漢獻紀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買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願効死刎首於前同上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侶改步三國志中常侍郎黃皓用事董厥諸葛瞻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樊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為不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懼其禍魏元帝吳隱之為廣州刺史酌貪泉賦詩曰試使夷齊

飲終當不易心晉書吳隱之傳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

下謨終不受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

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

詔免謨為庶人漢穆褚淵侍山陰公主十日備見逼迫誓

死不迴沈約沈慶之請老乃至稽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

始興公就第上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

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乃止宋

豈可令臣曲筆魏游周處士常夔志尚夷簡魏周之際

十徵不屈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陳高傅縡上書言

後主酒色過度辭多訐直後王大怒曰我欲救卿卿能改

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臣心可改南劉行本姓剛烈

周武時為掌朝大夫典筆硯故事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

取以進及行本將進承御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

不可得帝驚問之曰臣既不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取臣筆

隋王世克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

其家行束脩禮德明耻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

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唐高太宗謂尉遲敬德曰公心

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上又謂尉遲敬德曰朕

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妾雖鄙陋相與其貧

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並同段志玄與宇文

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

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

辨不納比曉帝歎曰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唐書太平

公主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絃判歸僧寺雍州刺

使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絃改判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可

移判不可搖從一不能奪唐中宗李商隱遷廣州都督及還

人或衰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唐書

本不移如山唐書陸贄傳柳渾與張延賞同為相怙權嫉渾守

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

久谷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唐書秉心蹈

義鐵心石腸唐郭子儀傳御史大夫高元裕欲薦用常澳諷澳

謂已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唐書常

傳記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世說操愈堅而不衰魏每以清白洗心不為寒暑變節陳子昂

心苦節風雨不改同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世

度張九齡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貧妻織履樂亦在其

中豈無貧賤苦羞與傾巧同張說松柏雖居寒羞逐桃李

春李太不學蒲柳凋真心常自保同道勝於內者物莫能

亂德克於外者事不能誘 寧方為皂不圓為卿寧方為

污辱不圓為頭榮 河漢不改色江流石不轉 君看

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並元次山抗我巢田志堯舜不可遷 金

石有銷鑠肺肝無寒温 旋風四面起井深波不生堅冰

一時合井深凍不成終年汲引絕不耗復不盈五月金石

鑠既寒亦既清易時不易性改邑不改名君門客如水日

夜隨勢行君看守心者井水為君盟 玉色深不變井水

撓不移並元貞集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韓

之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物帝應志為飲水堅 玉貞而

折不能瓦合鸞殿而萎不同雞羣並劉金石自銷鑠王性

肯磷緇星霜屢變金石彌堅並白王立於磷緇之際雞

鳴於風雨之中靜柯勁草在我而已李義直不在尺正不

由徑上同人或歎曰千乘之也非無好事者家日欲擊鮮為

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而不出率空腹貯古聖賢道

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

屠沽兒有酒食耶陸魯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石可

轉也不可奪其堅貞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

遷松筠之志如一並唐惟有剛腸鐵百練不柔劉文澹

然一心獨立千仞骨鯁知難屈鋒鋷豈易干青松心

在任風霜並劉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志李松色

不肯秋玉性不可柔孟東身不以形勢屈口不以親望柔

皇甫

本朝王元之作三黜賦其卒章曰屈於身而不屈於道雖

百謫其何虧五朝言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尋飲風蟬

至潔長吟不改調並東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志難於奪

帥東坡

不屈

子張騫蘇武之奉使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

猶劣諸揚淵

史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

之使及其言遂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信信無二命受

命以出有死無賣又可賂乎左鄭子產爭承賈自日中

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左田橫客五百人在海上帝使使

召至聞橫死皆自殺史記田大將軍青既益尊娣為皇后

黠與亢禮或說黠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

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黠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耶西漢沒蕭望之堂堂折而不亮 貢禹為河南今以職

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並西漢董宣為洛陽令殺湖陽公主奴帝召宣使叩頭謝

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勅彊項令出

東漢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東漢王越騎

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

還京師漢明曹禰園廣陵臧洪袁紹邑人陳容謂紹曰今

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東漢王祥與荀

顛往謁司馬懿顛曰便當拜也祥曰安有天子三公而輒

拜人者獨長揖晉書王齊王問譙會命侍中嵇紹操琴紹

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

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晉

密紹武陵王晞聞戴逵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

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晉書戴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鄉里小人晉書陶卞延為上虞令有剛氣孟顛以

令長貳之脫憤投地拂衣而去南魏統軍李佐攻新野獲

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

殺之南齊明齊慕容儼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

帝紀

人傳松表歲寒霜雪不能凋其節隋煬帝劉仁軌運糧失舡

李義府命衣異式鞠之式曰吾與朝廷何人為讎宜早為

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

快讎人切所未耳乃具獄以聞除名唐高宗蕭穎士若百練

之剛不可屈唐書元德秀傳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

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

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

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當衢金吾街使當奏在

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

意此人朕亦畏之唐憲宗宰相常貽範母喪詔還位僅當草

制上言侯變級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從皓追僅求草僅曰

既可斷麻不可草新唐書

傳記鄭衆謂匈奴曰不忍將大漢節對魏棗獨拜東觀漢記

順帝徵樊英詔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師稱疾不

肯赴乃強輿入殿猶不禮以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

能貴能賤能富能貧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盡其命

天也死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得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

讎立朝猶不肯可得貴乎雖在布衣環堵之中晏然自得

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得賤臣臣非禮之

祿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

貧臣帝不能屈漢樊英列傳魏世祖選丁邳為郎邳託疾不就

詔問實病差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耻以孝廉為令史耳

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

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為郎三輔錄李白失意遊華

山

山過縣宰方開門決事自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狀無姓名曰曾令龍中試出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吾走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貴撫

集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王時棄道猶存陳子昂艱危氣益增謝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統指柔泥塗不屈青雲心並白侍郎若見中丞忽相問為言腰折氣衝天元

本朝王荆公謂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東坡詩集剛說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

無守

子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楊

史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西漢賈誼傳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漢武元禎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

不堅乃喪所守附宦官得宰相位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唐書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五代晉高祖

傳皇甫嵩與董卓為太師嵩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

未高曰安知明公乃至是乎

漢晉春秋

集凡一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一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

之歸退

中立不倚

經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書維

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詩剛氣

不怒柔氣不懾

君子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並記

不得中道

子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楊子取為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並負石而赴河是行

之難焉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

中也前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楊子仲元不夷不惠可否

之間揚淵騫司馬溫公注云有清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中

子

史矯枉者過直

西漢外戚傳

傳記昔聞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王羲之乃自擔於父母

墳前且仕宦豈不是好事但看行已如何元賦錄

無愧

經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對越在天謹君子內省不

疚無惡於志記子曰省內不疚夫何憂何懼語

子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孟並

史范武子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左內省不疚何恤人
言東漢班超傳郭子儀奪兵權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唐書

傳本崔斯立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唐書本傳
傳記蔡伯喈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慙色唯郭先

生碑無愧耳郭子別傳
集內自省而不慙離思對上靈之心文選仰不愧天俯不

愧人內不愧心韓文無怍於心無愧於色柳宗元
本朝唐王義方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

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
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孔白六帖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性何適之不可中無愧之為安並東坡文

無隱

經事君有尤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語瑜不掩瑕瑕不掩瑜

記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語

子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
不食搏牛一下子有常產者有常心孟人有常理管子

史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棘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

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東漢第五倫傳帝召允

謂曰國書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
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
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
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
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
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北史高詔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馬
周爲條對二十餘事太宗怪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
臣言之唐書馬崔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嘗
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苟平生未
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唐代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
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

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 上謂
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絳曰若避親
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
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並唐

有愧

經有靦面目詩顏厚有恚怩書

子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孟子子貢聞漢陰丈人
之言卑陬失色莊

史子貢過原憲憲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豈病乎憲曰貧
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耻其言之過也敝本項王曰縱江
東父兄憐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史本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張玄素少為刑部

令使上掌對朝臣問之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

灰唐太宗愧顏何寄唐喜慚恨入地裴志

集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嵇叔夜詩顏

無所蔡謨逢人多厚顏杜工

有常

經君子以常德行言有物而行有恒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並其爾典常作之師政貴有常並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詩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並

子喪祭從先祖孟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有恒

產者有恒心並君子道其常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

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有常道地有常

數君子有常躰並人有常理管子

史天有常度地有常行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西漢東

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

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西漢律雖有倉卒未

嘗疾言東漢劉金石有一定之聲晉書律或問盧欽徐邈

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涼州刺史及來京師人以為介

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皆時

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

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

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國

志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榮構既成勿數
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暴奇功變
法度不恒其德勞撓實多唐太宗

傳記一心可以事百君晏子春秋鸞鳳不遷其於竹實騶虞不
移食於生物經太元

集動循定檢天有可察連珠選迅風凌雨不謬晨禽之察勁
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選文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

是有常德陸龜蒙衆木悅芳艷松獨守其貞衆耳喜鄭衛
琴亦不改聲 面色不憂喜血氣常平和並白侍郎不失信於

兒童無惰容於暗室品和叔文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孟東野
言語舉止率有常度杜牧外若可潭其中甚清外如可雜

其中甚靜唐文粹

無常

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不恒其德無所容也並德二三

動罔不凶曹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詩亡而為有虛而為盈
約而為泰難乎有常矣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作巫醫並語

子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孟趣舍無定謂之無常
苟言無常信行無常真荀

傳記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晏子春秋

反常

經天子制義從婦凶也 易反道敗德 敗常亂俗並書

史記

卷之四十九

四十一

言齊淵海 卷之四 五十九
子鷓鴣夜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 莊聞歌以爲哭
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聳耳以爲苦行非以爲是列小
人道其怪 荀夫醉者超江津以爲咫尺之溝也 隣之母
死往哭之哀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 並淮南子
史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
文反正爲之 左

有信

經庸言之信 厥乎交如信以發志也 有乎顯若 行
險而不失其信 信及豚魚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人
之所助者信也 中乎信也 並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書大
信不約記 與國人交止於信 記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禮

而信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信則人任焉 並語

子刑賞已諾信乎天下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威

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信也 並荀仲尼曰夫至信也動天地

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獲危嶮入火水而已哉 列至

信辟金 莊或問信曰不食其言 揚重

史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信者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 仗莫如信 信者言之瑞也 能信

不爲人下 並左 晉荀息曰使死者及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

可謂信矣 公羊 衛鞅變秦法令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

曰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吳起

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有能
 移以轅置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有一人來移
 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並史記昔齊桓公不背曹沫
 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
 公不廢徙木之賞紀周肥義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言已
 在前矣史記趙世家趙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柱而死史記蘇秦傳相然信死前漢張耳傳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西晉羊祜為鎮南每與吳人死日戰而不為掩
 襲之計晉書陸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 衛大經口無
 二言並唐本傳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後唐

傳記

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起終日不食來乃食

諸賁

並白氏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其日飲酒樂天雨文侯

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

戰國策

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並文選

豚魚不爽

文選

海嶽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李太白玉無改行

金不如諾李義山

無信

經大無信也

威王失信諸侯背叛 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並詩苟無忠信誠慙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記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

以行之哉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並詩

史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無信也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晉楚將盟楚衰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用信太宰曰令尹將
死矣求逞志而棄信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 晉楚無信我安得有信 不實其言並左

記纂淵海卷第四十九

記纂淵海卷五十

性行部

有忌憚

經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豈
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豈不懷
歸畏此罪罟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並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記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左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
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唐

宗

本朝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老泉

無忌憚

經不惕予一人 乃罔畏畏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 以蕩陵德

實恃天道並書小人而無忌憚也 記不愧于天不畏于人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匪先民是

程匪大猶是經並詩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語

子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小人之行也家語事君

義進退無禮言非則先王之道者猶杳杳也 玉齊人

金者清且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搜金而去好博者

怒小人哉文仲

史殺人不忌為賊 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諂讞不憚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 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帥群不

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

棄刑法傲狠威儀並左李斯曰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李斯

請史官非秦語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請

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並秦紀敢為大言慶之

不疑漢武秦滅六國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史田宋康王欲

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燒滅之以示威服鬼神

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應之堂下之

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

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紀矯制以令天下漢高五姍笑三

王傳

代湯滅古法西漢表顓作威福廟堂之上西漢諸侯王表觸情妄行

淮南王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

山陽亡徒蘇令之郡蹈籍名都大群求黨與索隨和而亡

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人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漢梅福傳橫厲無畏忌欲以熏轅天下漢杜欽傳梁

冀暴孛固杜喬尸於城址四衢令有敢臨者如其罪漢鮑

吳樹為荊州刺史辭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

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腰斬之漢桓戲弄神祇歌頌禍

殃漢陳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漢陳蕃傳入吾室操

吾戈以伐我漢祖珽私謂和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

比官車一日晚祖珽何以克終宜令皇太子早踐太位以定

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說

主上令粗解當自外入表論之於是上書齊主從之傳位

於太子緯陳世祖阮佃夫人納貨賄所餉減二百疋絹則不

報書宋太祖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

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

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吉族

誅之唐武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

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同武三思嘗言我不知代

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

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唐中宗盧杞秉政薦吏部侍郎關播

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

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

慙少言故相引至此鄙者奈何發口欲言唐德宗小人

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唐中宗

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黃河為濁流唐紀

傳 上小堯舜下逸三王劉向戰國策序

傳 曰書攫金類魯公坐位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韓文

本朝 小人不主於禮義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二程語錄安

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寶錄本傳

有顧藉

子 齊景公問晏子曰何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

於社灌之恐壞墻惠之恐燒木家語

史 鄧侯曰人將不食古餘左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出

憚不投西漢賈誼傳社鼠小灌屋鼠不熏西漢靖王勝傳孔融薦禰衡

於曹操衡乃着布單衣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指地

大罵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

名遠近將謂孤不容之東漢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

舍此以為非者有必不多矣漢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

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晉安

傳 櫻蜂不攻社鼠不熏唐詩外傳

集 雜草恐傷蕙孟東野

無顧藉

經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易繫辭

史 舉以苟賤不廉聞於世史片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

施之漢主父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適

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漢原且被刑之人心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孔融

傳記楊國忠謂客曰某起家細微因緣椒房以至於是未知稅駕之所終不能致令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明皇

表裏相應

經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易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庶其愛心

感者其聲和以柔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君子服其服

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

以君子之德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並

子中心達於面目 曾中正則眸子瞭然曾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眸然見於面益於

背施於四體 有諸內必形諸外並源清則流清源濁則

流濁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體痛者口不能不呼

心悅者顏不能不笑尹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

裏也揚

史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公孫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

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前刑形氣發於根

柢兮柯葉彙而靈茂西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

言者清海
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漢紀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唐根

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唐書

○滿内而外揚楚辭厭也白玉以為面懷琬琰以為心上同泉

竭則源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多條落者本孤六代論氣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未嘗聞有響

大而聲微也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

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閑行峻

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

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並韓文溫潤發於外其

間韜與璠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

君為人並白侍郎粹和綢緼積于中鏗鏘發越見乎文五行

秀氣得之居多者其色激灑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

既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孝弟

為根抵神明枝葉之直方為天質禮讓緣飾之並劉神歡

體自輕韋應物集蘊為志氣播為事業唐文粹

○本朝柳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世說腹有詩書

意自華歐公集人之不學者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

無味山谷集

表裏不副

○象恭滔天書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色取仁而行遠

居之不疑語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

子聲聞過情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揚魯人

縫掖實非儒行劉

史外強中乾左宋肥義曰公子章聲善而實惡周絳灌曰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陳平傳多聲過實紀

袁紹色厲而膽薄高幹有雄志而無准才漢東張磔網羅而

自理甚疎高高仙芝謂程千里曰公面雖男子心如婦

人唐元稹中而王表唐賈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

而練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

髮上得之陳世祖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

下胷中一斛泥與塵謝

言行相顧

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記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

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記細衣注言不高於行

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記中庸注慥慥子曰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

耻其言而過其行並

子聖人言行不失毫釐荀言取而行違温彥博惡之文子

能言不能行

靜言庸違書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記其言之不作

則為之也難語

子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荀孔子讀而儀秦行揚

史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既上讀河圖會昌符幸泰山禪祭地於梁陰漢魏比年將師多寵貴子孫御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梁高牛僧孺曰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唐善本贊

集遇客多言愛山水逢僧盡道厭囂塵玉潭泉畔松間宿要見經年無一人天日樂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唐僧靈

人唐僧靈

人唐僧靈

人唐僧靈

人唐僧靈

人唐僧靈

人唐僧靈

人唐僧靈

矜持

經率履不越詩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和鸞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砥礪廉隅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不戲色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君子無故王不去身君子於王比德焉

行中規還中矩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

口於人是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今世行之

後世以為楷並君子矜而不爭語

子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荀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

文中

文中

文中

文中

文中

文中

史斷斷自修整穀梁傳如布帛之有幅左君子日以定體

足以從之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並糞除而已

語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西漢董仲舒霍光出入省殿門止進有

常處郎僕射竊識眡之不失尺寸西漢本傳矜嚴好禮動止有

則君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

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東漢張堪傳陳登處身循禮非法不行

東漢陳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東漢君子當正威儀何有

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九十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

婢僕之前不妄語笑南史宋高祖

傳記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

毛而成其文章也烈女傳楊愔曰裴讓兄弟都無鄉音二

非余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並楚辭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韓文

本朝趙光逢規矐自持 柳仲郢私居束帶正色並孔六帖

持重

經虎視眈眈易重其體貌也正色率下書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詩

坐如尸立如齊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

於人是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君子之容舒

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

立容德色容莊 山立時行揚休玉色 不旁狎並記夫子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並語

集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唐文粹

言卷游海 卷之十一 九
本朝包孝肅未嘗有笑容八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談

放蕩

經欲敗度縱敗禮 不矜細行並不知其秩常也載號載

吹上

子猖狂妄行莊

史使酒難近西漢季數以酒失過丞相西漢跡弛之士西

武紀師古曰無檢局也儻易音湯西漢陳傳湯為人失音

蕩西漢楊不修廉隅以徽名當世同何宴與夏侯玄荀粲

王弼之徒競為清談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天下士

大夫爭慕効之遂成風流魏郡陵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

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

何秀瑛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

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魏元放者因斯或悖

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

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晉惠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以放

任為達或至裸體晉書隣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

得言而止晉書隣家少婦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

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同阮咸素

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咸聞之借

馬追既及與婢累騎而還晉書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

直上靈牀取獻之琴彈之晉書謝琨任達不拘鄰家高

氏女有美色琨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琨傲然長嘯曰

猶不廢我嘯歌晉書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奴樂

已本朝每 卷之十一

廷之秘書監謝靈運好稱疾不朝時或出郭遊行且二

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以貴凌物物不服以

威加人人不厭宋太温廷筠薄於行無檢幅多作側辭艷

曲唐書脫冠露髻諠譁自恣唐莊

傳記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

輩設耶世說王澄嘗之荊州送者傾邑所別樹上有鵲巢澄

便脫衣着犢鼻上樹探鵲驚而弄之旁若無人晉中謝郎

中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武子好驢鳴既葬

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

客皆一時作驢鳴世史丹儻蕩無檢阮籍不拘禮教孔

帖類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

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司

起本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遊之刺史崔君張

水嬉使州人畢觀令杜牧閱之牧因見一女娃期之曰吾

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適泊牧守湖州女已從人三載

矣牧因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雜張

祐客懷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

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

金釵落髮鬢還應露指尖詩

集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魏文帝與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文選莊老為宗而黜六經以虛薄為

辨而賤名檢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以苟得為貴而鄙居

正以望空為高而笑動恪于令作少年氣真狂有意與春

競文野鳥終難繫元徽醉來擬共天公爭杜荀鶴酒腸寬似

海詩膽大如天劉義

本朝醉後初狂膽滿軀東坡

威儀

經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威儀反反慎威儀抑抑謹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 令儀令色 威

儀容止宣著詩並端行順雷如天 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

容舒遲 山立時行拂休玉色注揚讀赫兮喧兮者威儀

也並趨進翼如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並語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經

子步中武象趨中韶濩荀君子貌重則有威揚

史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北宮文子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

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君子在位施舍可愛進

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並魯徐

生善為容為禮官史霍光每出入省殿門止進有常處郎

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西漢威儀之盛如圭如璋西

班固進止皆有表識東漢馮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漢舒紳

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後漢蔡温彦博進止詳華人杖

日觀 張垺舉止都雅 裴休為人醞藉進止雍閑 馮

儀並唐書

傳風儀與秋月齊明文選 楮賀琛為散騎常侍梁主與語

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

人呼之藝文志巉巖容儀削成風骨李白風儀甚雅劉賓客日

光玉潔李漢韓文序

無威儀

經而無望兮 柜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威儀不類 威儀幡幡並詩

史視流而行速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並左張敞為京

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西漢本傳羞忤

俛首刮席不敢視東漢劉玄傳李程簡脫無威儀 韓思彦儀

矩梗野並唐書本傳

傳記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駢馬雖為三司率爾私

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

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話

風度

史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

來朝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

相矣西漢本傳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東漢馬援傳燕領虎頸飛而

言驚流海
卷之五十一
十三

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東漢班超蔡邕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

東漢本傳凜凜皜皜焉其與琨王秋霜比質可也東漢孔融裴楷目

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衛瓘見樂廣

而奇之曰此人如水鏡見之瑩然夏侯湛美容觀與潘

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王戎神彩秀

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裴

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衛玠風神秀異

見者以為玉人王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

在側覺我形穢又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恍然

照人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

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並晉書本傳王衍神姿高徹

如瑤林瓊木自然風塵表物晉書王戎顧崇少有珪璋符采

徹晉書王衍每持玉柄塵尾與手同色晉書王羲之

又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晉書

恭美姿儀人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晉書桓玄曰劉裕

骨不常蓋人傑也晉書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

有風則每朝會百僚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書姿貌

潔與圭璧等質宋書和士開曰琅琊王儼眼光奕奕

步射人陳紀李繪儀貌端偉邢晏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李風神洒落南史宋璟風度凝遠唐書王彧美風姿為一時

推許袁粲見之嘆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

觀宋書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

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旨送之唐

宗李義琛神情爽拔唐書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如九齡

元

否唐書張九齡

日角珠庭非庸人相

唐李

郭子儀風姿若神人

望之岩岩如華山

郭子儀家傳

鄭畋姿采如峙玉

蕭遇風采

整峭

崔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

並唐書本傳

孔季珣永

昌初擢制科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

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唐元德秀書 姿宇

魁秀

唐書魏暮

崔遠風姿峻整世目為釘坐梨

新唐書本傳

傳記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墻見

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照映人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

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時

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遊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並世說張緒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忘疲永明主見靈和

疑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少年

揚松玠談薈

唐蔣疑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朝士

中號為玉荀班

北齊書

李白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

西陽雜俎

情純潔而罔蕝兮姿盛質而無愆

金相玉質

並楚辭 天

姿玉裕

應瑒建章詩

江漢炳靈文清如玉壺冰

鮑明遠白頭吟 河目龜

文公侯之相

劉孝標辨命論

金昭玉粹

顏延年詩 風標秀舉清暉映

世陸碑

天骨踈朗墻宇高巍

文選三國名臣贊

姿狀嶽立靡然

屬目陳子昂風情踈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白冰清

之潔王賈秋水為神玉為骨

眉宇真天人

魏侯骨聳

精神繁華嶽峯尖見秋隼

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

迎風寒露之玉壺

符彩高無敵

玉府標孤映並杜 皎

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

符采照滄溟精輝陵白虹 裴

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

並李白

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 見

王馬於此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側傑魁人也退

見少傅翠竹碧梧鶴鳴時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

茁其芽並韓文人之異在乎風神之清濁不在於倒置眉目

反易冠帶也裴度寄李朝書觀者識承平王孫故態分明冰玉

容並柳文珠生照乘光水瑩環坐熟星辰讓光彩並元若

霜鴻清唳松雪孤映李義山石骨無濁肉飄飄鶴骨仙並孟

野神仙餘氣色列宿炳輝光劉義文秀氣獨稟皇甫湜祭眸

子瞭然烟烟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皇甫湜風儀秀偉神

氣深厚即之如鏡望之如春杜牧眉宇儼圖畫神秀謝朝

輝同清潤潘郎玉不如唐楊巨源生而美姿河目海口王維玉

山迥立瓊樹無對劉長卿明眸白哲玉潤珠輝美秀備於儀

容風流發於言笑王建集英眇橫溢神鋒秀發孫可文野鶴無

俗質唐文粹孟浩然骨貌淑風神散朗唐楊士源孟浩然詩序

本朝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歐公集紫芝

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鷄舌香韓侯冰玉人不可塵土

雜並臨川集風采錄雲煙冰壺貯秋水並東坡詩

醜惡

經六極五曰惡書乃見狂且詩

子厲之人夜半而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

已也注

史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左今子少不颺汪

貌不揚左田蚡為人貌侵短卜也西漢本傳蔡義為丞相短小無鬚

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兩吏扶夾乃能行西漢本傳張孟陽醜

每出人惡之擲瓦礫盈車孫秀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

並晉書 歐陽詢貌甚侵陋 唐書本傳 盧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魁

視之 舊唐書本傳

傳記 劉伯倫形小貌醜 書林本傳云容貌甚陋

文雅

經 好古博雅君子 書序

子 君子安雅 雅文辨惠之君子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

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

傲是雅儒者也 並荀

史 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前漢河間獻王贊 儒雅則公

孫洪董仲舒 西漢 經書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 西漢薛宣傳 劉

愷辭氣高雅 後漢 山簡性温雅有父風 晉書 雅有遠韻 晉書庾敬傳

謝安文雅過於王導 晉書 張九齡文雅為帝知 唐書本傳

集 文雅涉風騷 杜詩 霜松貞雅節月桂朗冲襟 路賓王 笑語和

風騷雍容事文墨 皇甫湜

本朝 文采風流諸謝上 陳後山詩

鄙俗

經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語

子 有俗人者有俗儒者 荀

史 家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 史記孟嘗君傳 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 西漢賈誼傳 俗儒不達時宜 西漢宣紀

集抗塵容而走俗狀文選

揚善

經君子遏惡揚善易彰人之善美人之功記

子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劉

史子貢喜揚人之美本史記曹丘生謂季布曰僕將捉足下

之名於梁楚間漢書丙吉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惡揚善

西漢本傳禰衡稱劉表之美盈口漢紀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

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

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唐高祖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公卿

咸祖道武陵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

出袖中書措笏為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武陵曰請

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得武陵曰不

爾宜以賦見還新唐書吳武陵傳

集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韓文柳惟深充江東路判官出

巡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又以文采殷勤

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柳文

狀行

本朝唐楊敬之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

過於詩平生不鮮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南唐書

勸善

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叔向社稷之臣也猶將十世宥

之以勸能者左並

蔽賢

經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留之

史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取有我師今或闔郡

至不薦一人是積行之君子墮於上聞也蔽賢蒙顯戮古

之道也

世陵夷

唐彬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帝

問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曰彬為人勝騫甚遠帝

辟彬為厲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好蔽賢而嫉妬

嫉妬

經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達書

子愚者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士有妬友

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小人不能則嫉妬

怨誹以傾覆人害良曰賊隱良者謂之嫉

明浮雲蔽之藜藿欲茂秋風敗之

史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上甚厚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害其能王

使屈原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

因讒之蘭相如為上卿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且素賤人

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 韓非使秦王未

之信用李斯姚賈害毀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非藥自殺並史記本傳 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史記

漢高紀 天子議以賈生為公卿絳灌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

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

子疏之不用其議本傳 翟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時宿儒有

胡常與方進同經名譽出方進下乃心害其能論議不右

方進西漢本傳 公孫為人意忌史記本傳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西漢本傳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

以能不及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周紀

有妬媚之心西漢行志 王式為博士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

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心嫉式謂歌

吹竽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可

庸歸今日諸生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

式曰出曲禮江公曰何拘曲也式耻之陽醉邊墜古地字 式

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監子所辱

西漢式傳 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李廣奮節於匈奴見

排於衛青東漢行傳 馮唐彬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

文帝文帝問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曰彬為人勝

騫遠甚帝辟彬為屬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

之責矣晉書 燕封裕曰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晉外記 似柔謹內

實忌克祖高 孔穎達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隋書

醉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

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唱以甘

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唐元

傳記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元令一筭便决及元歸融心

忌焉元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擲瓦融果欲追之

左右曰元亦疑下土下水上擲木此必死矣遂罷追語林

實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

損之與道樞諄復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挺之

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

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開官得

就養唐書嚴挺之傳盧杞居相忌能如善心不附者必致之於死

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唐書本傳

集世溷濁而嫉妬 衆僉諧以如賢孤聖特而易傷並楚

人惡俊異俗疵文雅 斲善害能醜正惡直肆其噤害則

皆妬之徒也 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並選詩 靜思屈

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諂 如腸務生

敵 忌者畏人修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並韓文 來時畏

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元稹集 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筭

窄文粹

讒諂

經誣善之人其辭游 讒說殄行 起信險膚 協比讒

言並書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諂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箋云箕星舌廣 彼諂人者謹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

諂人捷捷幡幡謀欲諂言 取彼諂人校畀豺虎豺虎不

食校畀有北有北不受校畀有昊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

弟君子無信讒言注蠅之為虫汚日使黑汚黑營營青蠅

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使白喻使人變乳善惡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餒無

罪無辜讒口囂囂詩並浸潤之諧膚受之愬語

于傷良曰讒苟搖唇鼓舌檀生是非莊墨子所以悲絲楊

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為青黃迴為左右也燕素為緇

並讒妬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讒邪之蔽善人也

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

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霧水蔽之也並劉昔直不疑未嘗

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答婦

翁此聽虛而責譽悖情倒理罔之甚也劉傷

史猶有內讒致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諸庸回服讒蒐慝

以誣盛德謂之窮奇左並若狼口之鑿金語言之太甚其中

必苦諂在中矣晉國語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諂曰子

胥為人剛暴少恩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使使賜

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史記屈原為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

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不知每一令出平

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記屈積

毀銷骨史記范曄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

臣居山東時齊知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

不聞有王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百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

於朝周紀田蚡口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

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睥睨兩宮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功史記灌夫傳絳灌讒陳平日平雖美丈夫如冠玉

耳其中未必有也居家盜其嫂今太王令護軍受諸將金

紀漢文張湯曰嚴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

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紀漢武孔墨之辨不能免於

讒諛西漢鄒陽傳師丹使吏書奏吏書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

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

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漢成讒言

蠶生西漢中山王傳馬援在交趾嘗以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

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卒

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東漢本傳邪

徑敗良田讒言敗善人荀悅漢紀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

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與颿風之刺惡

直醜正何代無之晉書元宗曰是下妬賢嫉能舉無比者

書李林甫傳

傳三人成虎十人撓推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戰國策衆口

鑠金俗說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

售因取鍛以見真偽此為衆口鑠金風衆口所毀浮石沈

木陸賈

集鷓鴣鳴衡豺狼當路衢蒼蠅問白黑讒巧令親踈曹

建贈白馬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

其芳晉傳元積毀銷金積讒磨骨江文通書飛金沈羽蔣子萬

欲構南箕成具錦文選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寃群誣成

罪聖人不能救並陳子昂集諛口到骨杜甫祭黃金銷衆口白

壁竟難投白璧何辜青蠅屢前群輕折軸下沈黃泉衆

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具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

鮮交亂四國播于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擢髮數罪罪

乃孔多傾海流奔惡無以過積毀銷金沈憂作歌並李太白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

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睡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

疾癘天死柳文罵側肩帖耳有舌如刀韓文啗齒堪銷骨落

飛有禍胎 蚊蚋與利鬻積棘與鋒鋷 巧隨清影觸處

行好學春鶯百般轉 讒譖消骨髓並元巧言構人罪至

死人不疑 如有膚受譖久則瘡痂成並白蒼蠅難祛貝

錦方織好丹非素變白成黑李義山白璧衆求瑕素絲易成

汚帝應人或惟諧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瀨賓蒼

蠅點垂棘巧舌成錦綺盧常恐衆毀至春葉成秋黃孟東

蠶蠹擢掩瑜溫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李深鏢

肉銷骨皇甫每被銷於凡口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

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誣並唐

本朝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歐公積毀銷骨巧言鑠金

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東坡天蟻伏隙錄人語射

工含沙須影過黃曾止棘之詩垂之六經宜乎以爾刺讒

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歐陽公

樂善

經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書衛文公臣子多好善 愛莫助之 好賢如緇衣

並彰人之善美人之功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並君

子成人之美 見善如不及並

子樂善不倦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孟並

史晉叔向適鄭鄭駸蔑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下執其

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左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 記史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更常引以為賢於已聞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前漢何

武為人好獎人之善為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

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漢武帝讀子

雲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並同聞人之善若

出諸口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

未言以為已過 孔融傳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 王世之答

好賢樂善情如饑渴 通鑑楊敬之推愛項斯為詩所至稱之

唐書本傳荀文君之進善不休 通鑑

田文之愛士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

則揚眉抵掌 秘叔夜絕交論片善經心揖虞宣於蔡席一言合道

接然明於鄭階 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

顧榮以南金 並駱賓王集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為

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 韓愈與陸員外書一字愜心金玉不顧

片言合趣布褐無間 呂和叔文

本朝文忠公見下瞻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

頭地 蘇子田集歐陽文忠公喜士為天下第一 冷齊夜話寇萊公開

一善薦導推輓不進用不已 五朝言行錄

服善

孔子見老聃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其於醯雞歟微

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項佗年七歲
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淮南

史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自今精

雖吾家聽子而行左並韓信募生得廣武君者有縛致麾下

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西漢信傳漢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西漢本傳上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

聞讜言漢盛紀魏徵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

之唐太宗上說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議鼻

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同上杜淹對太宗曰

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彛所言直得大體臣誠

心服不敢遂非唐太宗紀蕭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

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

遽策馬而去唐元宗蘇廷碩為中書舍人李嶠曰舍人思若

湧泉吾所不及唐書本傳

傳記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婁勅略反呼為婁方悟之耳公

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婁為婁方悟之耳公

曰不然因檢釋韻果勅畧反公大慚號小吏為一字師撫言

集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文選生乎吾

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

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

於吾乎韓文衆口貪歸美何顏敢妬姝元徽之集

本朝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

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諫集蔡天申得溫

公撰呂獻可墓銘以獻王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

之樹壁問謂其門下士曰君寶之文西漢之文也聞見昔

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

吾當避之東坡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

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已出東坡進陸費奏議

不服善

史蘭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且賤人吾羞不

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史記本傳楊雄著太玄劉歆觀

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西漢本傳孔穎達議論為冠又年

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隋書本傳

傳記楊雄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論衡

疾惡

經塗膚滅鼻無咎易除惡務本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

綱不宥 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並書國人不齒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吐有吐不受投畀有昊並詩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

士遇之途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屏之遠方終

身不齒 惡惡如巷伯並記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

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見不善如探湯並記

子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不能黜其色見幼者不能盡其

辭雖有疾風暴雨吾不入門矣家語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灰孟姦人之旌聖主所以先誅
 苟為不善乎幽閭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草茅不去則害
 禾稼盜賊弗誅則傷良民管明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魯墨
 子非樂不入朝歌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使緣木並淮
 史祭仲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除况君之寵弟乎 周任有言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焉度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植殖則善者信矣 石祈
 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不如
 殺之無聚慝焉 除君之惡惟力是視 季文子曰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 右師為已短策苟過萃臣之門必馳 鄭然明日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子產曰人誰不死
 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 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石以懲不義 不令之臣天下之
 所惡也 去疾莫如盡以上並君子惡惡疾其始五梁子
 貢不能匿人之過史記肥美我曰姦臣在朝國之殘也纒臣在
 中主之靈也史趙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史
 紀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武灌夫潁川人宗族豪橫潁川
 誑曰潁水濁灌氏族西漢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回車西漢不順故不入紂注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朱雲欲
 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西漢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
 風朱伯厚東漢朱越楚之竹不足以書其惡東漢陶張綱
 分行州郡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東漢清心忌惡范滂張儉本傳王允剛稜疾惡東漢本傳范

滂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漢效暴深為害民豈以汙簡札哉

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漢弟朝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

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漢不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

柱取朝付洛陽獄受辭畢漢殺之漢示資以范滂為功曹

滂允剛勁疾惡如讐漢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

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漢望漢陽球見帝曰臣無清

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漢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

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漢令豺狼鳴梟各服其辜同荀

公違之去惡不去不止荀祖漢心牙門童建殺新蔡為史同

密帝于後趙勒斷之曰逃吏漢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

也逃深德之通晉傅元每有毒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

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晉游懶伏臺閣生風晉書疾

忠如仇南道筋膺骨抽舌探南聲南山之竹書罪

無窮决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南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

泉飛溢廉夫不飲唐王義唐方乞誅姦臣於白日唐天后

時酷吏放歸草澤終身不齒唐熊執易疏論裴延齡相

以示歸登登動色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唐德宗欲遂

費上言裴延齡妄誕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唐德宗欲遂

相裴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唐德宗欲遂

元楨倚宦官知制誥武儒衡厭鄙之食瓜蠅集其上儒衡

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唐儒衡傳

傳記水名盜泉仲丘不漱唐語識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

所惡不如無見春秋盧與累任大郡凡治姦惡既斷罪又以所犯刻石出其門時謂記惡碑王元祐開元鍾離意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東漢

集要領不足以膏蕭斧名字不足以汗簡墨陳琳鷹揚虎

視肅清遠慢傳剛腸疾惡山巨源簡上霜飛筆端風

起崔豸董卓稱亂徒藉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

之業故市耀臍燈府傳飲器深任孝弘量不以容非文

憲集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猛疾惡懷剛腸詩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韓原守正為心疾邪不懼柳

寇三日之間戮正卯於兩觀之下漢司隸旬之內取張

潮於合柱之中李義山聞惡若已讐柳暴虐得於天生檢悍

著於心中抵冒刑憲縱盜宵臆法所惡者爾皆為之白晝

九衢指憎萬手杜牧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

在狐鼠而宜除柳

本朝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歐公世之小人書字雖工

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

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

則其人可知矣東坡書唐聊借舊史誅姦強雖無尺箠

當寸刀口吻排擊含風霜並東有刀難割公問腹無木可

象元海頭鄒堯

徵惡

經怙終賊刑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三細不宥並

史裴豹諫也著於丹書左懸頭豪街
傳西漢陳湯傳

薰惡

經為天下通逃上宰淵藪書教孫休木記

子是輔策也孟

史助禁為虐西漢張良傳日夜縱史西漢衡山王傳假賊兵為虎翼者

也西漢賈誼傳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賤良民後漢王符傳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漢是為虎傳翼也通鑑三國魏史

傳記籍賊兵而齎盜食者也戰國策

宋謝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養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

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坐者皆坐斥劉謂時相

賈昌朝日與公一網打盡張

同惡

經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注君正相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詩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記

史同惡相求如市賈馬左凶德參會招呼元惡以

自營衛專為群逆主萃淵藪東漢孔融傳

傳記豹則虎之弟鷹則鷄之兄古樂府

掩惡

史為賢者諱也魏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君親之惡為諱

者禮也史大臣有坐不廉者不曰不廉曰簞簋不飭

坐汗穢淫亂者不曰汗穢曰惟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
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西漢賈誼傳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
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翻水漿耶如
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誣汗衣冠
其隱人過失皆類此西漢本傳丙吉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
過揚善同戴聖九江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刺史廉得其
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西漢何武傳
傳記忠臣令誅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
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執朴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
其君桓公宮中七市女間七百人非之管仲為三歸之
臺以掩桓公之非戰國策

揚惡

子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

史欲摘舛以揚我惡西漢孫寶傳舛謂挑發之也訐揚幽昧之過西漢趙后

集好蔽美而稱惡楚辭

不遷怒

經罰弗及嗣書顏回不遷怒語

子罪人不挈孟

史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左

集不遷怒以臨下文選

遷怒

史大旱公欲焚巫尪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室於怒市於色並司徒期作亂公衛侯出適城鉏日期則

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聘於越公攻而奪

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注念

及其姊為夫人者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

遂及夫人子左生為賣已乃烹之紀高趙王備怒解系曰我於水中見蟹

尚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害之

晉苻堅聞桓温廢立謂群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

能思愆自貶方便更廢君以白曰說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

其市其温之謂矣晉簡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

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曰爾清流宜投之黃河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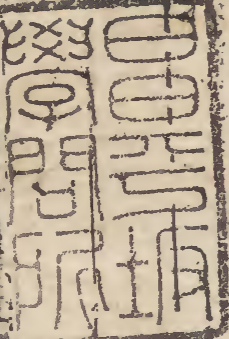
為濁流唐昭

傳記太公曰不愛人者盡其胥胥餘里落之壁也遷怒

所至毀及高曾史憎其人者惡其餘胥說晉新安王

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晉中

本朝怒移水中蟹詩



記纂淵海卷第五十

訂
集
卷
第
一
冊

卷
第
一
冊



